

英来鹏
连丽茹 编著

左良传

下册



佐 良 传 (下册)

英来鹏
连丽如
贾建国 编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佐 良 传

英来鹏
连丽如 编著
贾建国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安外六铺炕）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衡水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 本：787×1092毫米 1/32

字 数：750000

印 张：35

印 数：1—7000册

版 次：1991年8月第一版

1991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 号：I S B N 7-5008-0634-5/1·170

定 价：14.30元

目 录

四十八、气走教师刘士杰	(524)
四十九、代审案当堂逼供	(534)
五十、诸帮金殿告驸马	(543)
五十一、青悬阁瞎子闹事	(550)
五十二、穷书生李如卖笔	(563)
五十三、透体玲珑眼出世	(576)
五十四、治天元飞身夺图	(586)
五十五、陆天化宫中行刺	(594)
五十六、刘伯阳诉说身世	(602)
五十七、为借银怒劫皇杠	(622)
五十八、红衣童子寻短见	(638)
五十九、龙楼之上双献艺	(653)
六十、月明店勇斗猛兽	(669)
六十一、钟离玄活蒸冯俊	(682)
六十二、佐良独闯卧龙堡	(694)
六十三、鲁空怒惩恶淫贼	(706)
六十四、杨江三套侠义会	(721)
六十五、侠义营中论敌情	(735)
六十六、病夫巧斗大老憨	(750)
六十七、冯俊巧计赚高僧	(765)
六十八、王保山下书遭报	(779)
六十九、刘蛟刀劈费德龙	(792)

七 十、海光倒反少林寺.....	(804)
七十一、恶僧人鹤原遭报.....	(817)
七十二、娃娃火烧三绝剑.....	(830)
七十三、佐良母子喜团圆.....	(842)
七十四、冯俊巧斗橡皮僧.....	(854)
七十五、静玄被困五林堂.....	(866)
七十六、疯僧大战飞仙馆.....	(880)
七十七、宋军大战连环堡.....	(893)
七十八、达空力擒二贼首.....	(904)
七十九、沈家店遇沈明杰.....	(916)
八 十、紫霞宫群雄齐聚.....	(929)
八十一、金真八卦佐云鹏.....	(940)
八十二、刘蛟绝艺震华山.....	(949)
八十三、伯阳生擒窦如刚.....	(958)
八十四、佐良舌战韩玄静.....	(970)
八十五、宣原公惨遭毒手.....	(980)
八十六、为宝枪竹青被害.....	(994)
八十七、竹龙子大报父仇.....	(1004)
八十八、武慧娟炮打川营.....	(1014)
八十九、陆花王被囚成都.....	(1026)
九 十、佐良中计走南海.....	(1035)
九十一、云鹏被困西方寺.....	(1047)
九十二、鬼影追光夜明蝠.....	(1058)
九十三、丘绛云巧遇袁古.....	(1069)
九十四、铁真议亭银安殿.....	(1079)
九十五、群侠大雨成都府.....	(1096)

四十八、气走教师刘士杰

车轱辘往前转，眼看要轧到花鞋张老儿脑袋上了，忽见那怯山东儿往前一斜身儿，一伸手就把车轴拿住了。他五个手指头抓住了车头，亚赛五把钢钩相仿，抓的木头咯吱吱直响。他单臂膀往起一挺，哼的一声，那鼻孔中出了两道白气，把地上的浮土，都吹起来了。眼瞧着大车的半边翘起来了，车轱辘离地足有八九寸，他攥着一个轱辘两个牲畜把它拉出挺远。这个轱辘在花鞋张老儿脑袋上边过去了。

花鞋张老儿睁眼一看，咳哟，我的妈呀，车轱辘在脑袋上过去了，他一滚，爬了起来，吓的出了一头冷汗。他站起身形，喊了一声：“好，俩儿山东儿，你们等着。”他撒腿就跑。山东儿把车撂在地上，车轱辘咔的一声倒在石头地上，车轴折了。

佐良一见，暗想：“东京汴梁是藏龙卧虎之地呀！这人有多大的力量啊？这是什么功夫？赶车的山东人可红了眼啦。骂道：“你奶奶的孙子，俺跟你没仇没恨。花鞋张老儿这小子，跟你是一手事呀。你把车轴给俺鼓捣折了，你赔车轴。”这怯山东儿也愣了，好事变成了坏事，把车轴给碰折了。那只好赔吧。怯山东儿说：“咳，老乡，别着急，别着急，已经把车轴给碰折了，这么办，你看看哪有车房，去换个车轴去，我给钱。”老山东儿火往上一撞，说：“找车铺去？你跟花鞋张老儿串通好了，俺走后，来一帮人，把车上粮食抢

光了，我能去吗？”怯山东儿又说：“好吧，我去车铺，给你找人看看去。”“你找去？连你也跑了！别费话，赔车轴。”怯山东儿说：“叫你找去你不去，我去吧，你又不让去。那么这事怎么办？”

“怎么办？你奶奶孙子的，俺跟你拼了，拿你当车轴。”说着话把鞭子抡起来，就是一鞭子，这一鞭子正打在怯山东儿的腮帮子上。这个怯山东儿，站稳身形，真亚赛一座黑塔相似，这鞭子打上了，他身子晃都没晃，肉皮儿连红都没红。

怯山东儿一瞪眼，说：“你是他妈狗咬吕洞宾，不认得真假人。我要不看你是老乡亲，我好好教训教训你。”车把式说：“你教训谁呀！我打得就是你。”怯山东儿说：“你再打一下我看看。”“我再打你一下子怎么样。”啪！又是一鞭子。

怯山东儿看鞭子到了，他一抬左手，在把式肩膀头儿，闭麻穴上三指轻轻点了一下子，大约用了两成劲儿。把那把式腾腾腾退了三步，一个跟斗躺在了地上。山东儿直嚷：“咳哟，你个奶奶的孙子的。”翻身起来说：“是英雄你等着俺，你要是草鸡毛，你远走高飞。”说着话，他歪歪着身子，撒腿就跑，边跑边说：“俺找东家去，回头跟你算帐。”怯山东儿没走，他坐在车辕子上边，看着这车粮食。

佐良看这人的掌法和点穴之功，突然想起来了，前几天几位弟兄被冷飞雪点了穴，跟这个怯山东儿所点的穴道是一样。佐良暗想：“这样的人世上稀少，我要跟他交个朋友。”

忽听旁边那个老头儿又说上了：“坏了，坏了，这事儿可闹大了。了不得了，赶车的把式找他们东家去了。这个怯山东儿应该跑，不跑可有危险。”旁边一人问：“他们东家是谁呀？”“你是不知道哇！他们东家可了不得了，是东京汴

梁八十万禁军教头，洛阳刘家寨的人氏，姓刘叫刘士杰。人称玉面书生刘士杰，手中有一把铁扇子，扇点四十多个穴道。山东儿今天给他拉的是绿林仓的官粮。看着吧，山东儿把他们东家找来，这事就闹大了。”

佐良听说过刘士杰，正想见见这位八十万禁军的教师。

车把式撒腿如飞，跑到平安巷，进了路北一座大门，歪着个身子，走进了书房，面见八十万禁军教师刘士杰。刘士杰今年五十岁，是成名的老侠义。绿林仓领下一年四个季度的官米，他让车把式拉米拉了三车，还有一车没拉来，正在等候。忽见车把式从外边跑进来。刘士杰一愣，看把式满头的大汗，气色儿不对，歪歪着身子，刘士杰站起来，问：“怎么了把式？”“别提了，在街上遇上一个叫花鞋张老儿的，讹咱们的粮食，是这么这么一回事儿。”刘士杰听罢双眉紧锁，二眸子生光，说：“这帮东西真没王法！劫来劫去，劫在我的官车头上。”刘士杰看他满身是汗，忙说：“你躺在床上。”“是。”车把式躺在床上，刘士杰把他的衣裳解开，只见他锁子骨底下，有三个墨点儿，刘士杰一愣，这是点的穴道，这个点穴道人的功夫没练到家呀，再点重一点儿，车把式就有生命危险。刘士杰哪里知道，怯山东儿才算真练到家了呢，叫你重伤便重伤，叫你丧命便丧命。刘士杰给山东儿推拿穴道，时间不大，山东人出了一身的透汗，在他的华盖穴上推出来巴掌大小的一块血印。山东儿一翻身起来了，说：“东家，俺谢谢你，要不然俺就完咧！”

刘士杰怒火上升。刘士杰一伸手，摘下大衣，从墙上拿下草纶巾戴上。又把自己镔铁骨，黑漆漆的百翎扇取到手中。这把扇子就是他的军刃，扇点全穴，打上比棒好使唤，

刘士杰说：“把式，你带我前往，我会一会这个怯山东儿。”赶车的把式是正愿意刘士杰去。说：“走吧东家。”

刘士杰跟随车把式出了家门，来到街头上。怯山东儿还在车旁边等着呢。佐良也在旁边看着。见刘士杰头上戴草纶巾，翻卷荷叶边，十三太保蓝绒球儿，四颗飘带飘洒前胸，一身宝蓝颜色的短靠，闪披着大衣，足下薄底快靴，面似银盆，短髯胡须，五十岁左右。手中擎着一把黑油漆骨的扇子。那刘士杰二眸生光，走进人群里边。

佐良暗想，这位就是八十万禁军教师刘士杰，看他怎么处理这件事？赶车的把式用手点指说：“就是这个怯山东儿。”这个怯山东儿，也听见别人嚷嚷吵吵的说八十万禁军教头刘士杰要来，他心里有个打算，谁来了也得说个理儿吧，我看你们把我怎么样？

刘士杰进来了，怯山东儿坐在那儿纹丝儿不动。刘士杰双手捧扇子说：“朋友，多辛苦！”怯山东儿脾气、禀性有点个别，他知道八十万禁军教师到了，话语谈谈谐谐的，说出来很不象话，他冲刘士杰说：“哥们儿哥们儿，不是行礼吗？你刚下了学呀？”“什么？”刘士杰一听，我刚下了学？下学见家长行礼哪？刘士杰气得火往上撞，眉毛紧皱，一瞪眼。“你说得是什么话？我跟你见面，谁跟你诙谐？”说着话，左手一推自己的胡须说：“我胡子这么长了，你也太小看人了。”怯山东儿噗哧一乐：“咳，我还没看出来呢，闹了半天你还长了毛了？”刘士杰说：“山东儿，我问你，是你把我的车把式点了穴吗？”怯山东儿说：“不假呀！爷做爷当，汉子做了汉子当。是我干的就是我，是我点的，怎么的？”刘士杰说：“朋友，我看的出来，你点的是麻槽穴。”

“你明白更好，省得死在炕上。”刘士杰说：“你这个东西，是武行人。我看到武行人很亲近，很尊敬你。不过你不英雄，赶车的把式是个笨汉子，你给他两巴掌，给他两脚都行，为什么你要点他？你点的是他，还是点的你家教师刘士杰呢？”怯山东儿笑了笑，“你不也是一个鼻子，俩儿眼吗？说不客气话，点他也就点的是你。你也不是横长个鼻子，竖长个眼，耳朵在胯骨上长着，不服吗？不服你也来干干。”

刘士杰听此言，怒火上升，紧抢了一步，一伸右手把怯山东儿的左手腕子扭住了说：“朋友，过来。”想把怯山东儿拽起来，往怀中一带，底下一个扑趺扔出去。刘士杰拽着山东儿，搭着腕子一叫劲儿。刘士杰可愣了，那山东儿真亚赛一块千斤石相仿，二臂如铁，纹丝不动。刘士杰知道怯山东儿的力量大。练武功最讲究一功、二力、三胆量。凭力量，难以较得过人家。

刘士杰觉着脸上有点儿不好看，右手攥着怯山东儿的左手腕子，想要撒手还招儿。怯山东儿看他没拽动。把右手也伸过来，四个手指在自己左手的腕子底下，把刘士杰的大拇哥扣住。刘士杰再想撒手，抖搂不开了。怯山东儿往前一抡身儿，左手往回带，胳膊往上一挺，反把拿式。刘士杰想躲，手张不开，被怯山东儿扣住了。

刘士杰急中生巧，左手海底捞月，掏到怯山东儿两只胳膊当间儿，一扣腕子，猛地往怀中一带，俩人一使力量，他把左手往前一涮，打奔山东儿的二目去了。怯山东儿这才撒手，往下一坐腰，刘士杰一掌空了。怯山东儿一转身儿，左臂膀一晃，一个贴身抗，靠在刘士杰右肩膀上，嘭的一声，把刘士杰抗出五六步去。“呀！”刘士杰从出世以来，还没遇到过这样的对手。

刘士杰伸手把草纶巾摘下来，扔到旁边儿，单手一擎铁扇子说：“山东人，我知道，你是为会我来的。即是会我，应该公开说明，何必这样，来来来，我跟你分上下，论高低。”怯山东儿点头“好吧，陪你到底！”

怯山东这两招，就把佐云鹏吸引住了。一个是八十万禁军教师，一个是山东的草民，都有挺高的功夫，本领不同。佐良暗想，必须看看，这二人究竟有多大的功夫。

刘士杰右手擎扇子，唛啦一声，抖开了遮盖面门，为浮云盖月，往下一刹身，左手掌横在自己的胸膛，往前边一涮，孤雁出群，一掌发出来。怯山东儿往外发双掌，佐良一愣，他对一般门派的功夫，内外两家的掌法，多少都明白点儿，今天看怯山东儿变出掌法，自己并不明白。怯山东儿的双掌护着自己的胸膛、左右二肋，丹田纳气。他把左手一抬，扬空掌单手托天，右手掌从上边压盖左手掌，好象在怀中捧上一个西瓜相仿。双手捧会元，有捧球之功，往下一卧身儿，右手向下晃，左手往起翻，阴阳二气皆分，这是太极功。

怯山东儿的两只手跟摸鱼差不多，五尺露缝，也看不到他使上什么力量。刘士杰，早就飞身抢招进来。刘士杰把扇子一摆，左手掌一晃，右手的扇子，点奔山东儿的哽嗓咽喉穴，山东儿见这把扇子离脖项不超过几寸远了，他把右手慢慢一抬，身形往左边一晃，一挂刘士杰的腕子，左手护到右肋之下，一跨身儿，扇子已经点空。刘士杰一反手，扇子奔山东的太阳穴，唛的一声，到了！怯山东往前一抢身，跟刘士杰靠了身了。怯山东儿一近身儿早已贴帮挤靠，挨上刘士杰。左手掌，踏奔刘士杰的右肋，凤眼穴上，刘士杰知道不好，把扇子往下一压，奔怯山东儿手腕而来。怯山东儿一抬右

手，身形转到刘士杰的后边，一将他的胳膊，往前贴身。刘士杰只得往后一坐腰，怯山东也把身形往下一坐，两个人的肩膀靠到一处，都把平生的力量使将出来。刘士杰的气功力量跟怯山东儿比，还差的很多。砰的一声，把刘士杰抗出一个跟头，躺到地上，怯山东是纹丝儿没动。刘士杰的脸早已变成紫色儿了。刘士杰起来，脑筋都蹦了，这就得拼命了。刘士杰把扇子别在大带里，双掌一晃，一阵风声响，双惯掌打奔山东儿的胸膛，那怯老山东，双掌往海底捞月，往上一翻手，搭到刘士杰的腕子上，一叫自己的丹田气功，喊声“挑！”刘士杰哪是怯山东的对手？臂膀往下一撤，怯山东进招数，贴挂一掌打奔刘士杰的面门，要伤其二目。刘士杰把身形往下一坐，倒崩铁板桥，上掌走空，刘士杰一抬脚，踢奔怯山东的小腹，怯山东儿右手掌往下盖，正盖到刘士杰的脚面上，刘士杰觉得自己的脚面真亚赛一块千斤石，压上相仿。知道这几下完全吃了怯山东硬功的亏，撒下单足，怯山东紧跟身儿，一个撩阴掌，打奔刘士杰内裆而来，刘士杰往左一晃，摆双腿，闪过了这掌。怯山东毒龙入洞窜进来。刘士杰双膀云里翻身式，双掌打奔怯山东的后脊背。怯山东人往下坐腰，双掌空了。刘士杰撒双掌，怯山东往后一挫身形，这招数叫旱地倒骑驴，肩膀靠到刘士杰双腿之上。刘士杰一个跟头栽了出去。佐良吓了一跳！

刘士杰咬咬牙关：“好！山东人，我算输给你了，青山不倒，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帽子大衣都不要了，抹身形，穿出人群，逃了出去。刘士杰回到家中，打点了一切，驾上四辆大车，房都不要了，写了一封辞帖，交与六大部，辞官不干了。

话说怯山东，看刘士杰逃了出去，他也没追。赶车的把式在旁边连手也没敢伸，挤到人群里头，不敢出头了。怯山东说：“刘士杰，这不怨我呀，你欺负到我的头上，骑着脖子拉痢疾，好，我等着你，你随便勾兵去。”

佐良暗想，千军容易得，一将难求。跟此人，必须要多亲多近。佐良刚要上前搭话；忽听人群中一阵大乱，嚷嚷吵吵冲过一伙人：“打打打！”“谁？”“就是他！”“山东的小子，你跑不了！”上来十几个，为首的正是花鞋儿张老儿。十八把砍刀起手来，哪个都有两下子，有几个亡命徒，他们哪吃过这亏？粮食没劫下来，花鞋张老到了南城，眨眼之间，把一班弟兄全找来了滚地雷张四、野鸡六子、周五、净街炮，聚集了十多个，各拿刀、枪、棍、棒、嚷嚷吵吵跑来，往上一围。

花鞋张老儿牙关紧咬，手中抄着一口盘龙的攘子，冲到怯山东跟前嚷道：“山东儿，你欺压到老太爷头上，今天想走也不难；不把你的胳膊腿留下，是绝不罢休！”怯山东也不着急，也不着慌，说：“这叫什么人？一叫一帮一帮的，窝子狗一起上。仗着东京汴梁人，欺压外乡人我听说了，你叫花鞋张老儿，你把老子怎么的？”花鞋张老儿说：“山东儿，料你也不知道，你家老太爷厉害，休走！”盘龙攘子奔山东儿的肚子。山东儿没躲没闪，不招不架，把肚子往起一挺，用手一拍肚子，说：“伙计，照这儿来，这地方有血！”砰的一声，这刀挑到肚子上，把怯山东的衣服挑了个口子。往里一扎，扎到肚皮上，软中硬，硬中软，刀子都弯了，扎不进去。“嘿！”怯山东说：“使劲儿，使劲儿。”花鞋张老儿知道不好，刀一换手，往上刺怯山东的二目。山东儿双掌往地上

一扶，又是个摸鱼掌，往前一探步，一抬右腿，右脚的脚尖，就把花鞋张老儿的左脚搭住了单腿往起一崩，喊了声：

“起来！”花鞋张老，两条腿冲天，一个跟头躺到那儿了。山东儿往上一纵身，一只脚踏到张老儿的后脊背上，亚赛千斤石一样，山东儿一着急，二目一瞪，脚下一使劲呀的一声，花鞋张老儿的后脊背嘎吱一声，腰脊骨断了，肋条折了四五根，口中、鼻孔鲜血崩流，吼叫了一声，吭声丧命。

净街炮一看，老哥哥死在山东儿的手下，他一拔短刀，扑奔山东儿的哽嗓咽喉，山东儿一抬左手，抓住了短刀，胳膊往外一反，这小子刀撒手了，抹身要走，山东儿一抬右手，照着净街炮胸膛抓住衣服一较劲，顺山东儿的手指头缝儿，滋滋往外冒血！这一把，不但衣服，连皮带肉都抓住了，抠到肋条里去了。“啊！”这小子大吼了一声，山东儿一翻手，抠住他的裆门，把净街炮举到天空。滚地雷定睛观瞧，自己的三哥被山东儿举了起来，他抖身形，手中抄着一条铁环杖，冲了过来，嚷道：“好山东，你把人给我放下！”冲身过来了。山东儿一看：“哟，这是你哥们，好，给你。”嗖的一声，扔了过去，滚地雷一瞧，净街炮的脑袋对自己下来了，他扔了铁环杖，两手上前接。净街炮、滚地雷这两人，头顶碰头顶，听得嘎吧的一声，摔死净街炮，碰死滚地雷。后边的小子们一看，直嚷：“呀！这山东儿手太黑！”往上再攻，就有点脚颤，刚一愣神，这山东儿他一抖身儿冲了过来，暴徒们四外八方一炸，逃脱。赵四叫怯山东儿一脚踢到裆门上，平地踢起六七尺高，头冲下，摔到地上，叭喳一声，花红脑血四下崩流。山东儿赤手空拳，眨眼之间打死了四个。剩下那几个谁也不过去了。钻奔人群高声喊：“别让山东儿跑

了，咳！山东儿，你打伤人命，小子，官司你必打。”有几个小子高声喊嚷：“四外买卖家，你们离近的几家，把话听清了，山东人造成人命，他是滚马的强盗，大案的飞贼，如果你们把他放走，把你们的买卖全封了门，找你们要人。”

四十九、代审案当堂逼供

山东儿打死了这四个诬赖，哈哈一笑，说：“这帮小子儿，来的时候好像个猛虎，跑了亚赛兔子见了鹰。有什么功夫？也想跟我山东儿分个上下？跑哪儿去了？我非得追他们不可。”佐良两只眼睛都看直了，心想：“这人的功夫世上无有哇！这场官司山东儿真要打是够呛啊！我豁出功名不要了，以驸马的身份，给山东儿做个证明。把他保下来。”

佐良刚要上前搭话，这时路旁买卖家掌柜的出来十多个，过来给山东儿行礼，一个个吓得惊慌失措，脸色焦黄，东边饭馆的周老板，过来给山东儿磕了个头，说：“爸爸吔，我给你磕头。”山东儿定睛观瞧：“伙计，你认错了人了，我不认识你，你这岁数，怎么管我叫爸爸？不对！”掌柜的说：“我知道不对，您是我活爹呀！在我们这几家铺面前边，出了四条人命，都是您打的？”“是我打的，是我打的，你不服吗？”“不不……”掌柜的说：“我不是不服，您是老太爷，祖宗尖儿啊，您打的这个人不是一般人哪！他们和当地的衙门官府都有联系呀！您没听他们说吗？您要跑了就拿我们这买卖家示问，您可千万别跑啊，您跑了，我们这买卖家就得封了门，不定得押起多少来？或许还得抵偿哪！爷吔！您看看我们一家老小的身上，您不能走。”山东人站住身形，看着这帮人，有磕头的、有作揖的，眨眼间都跪下了。山东人说：“哥们儿，都起来起来，不要害怕，不

用着急，人是我打的，与你们无关。你们休害怕，不要紧，我要不走，打官司，还有你们关系没有？”掌柜的说：“那还有什么关系？你是英雄，是我们大家的祖宗。”山东儿想：“到东京汴梁是办大事来的，千斤的重担，在肩膀头上担着呢，本应当除去恶霸，自己转身就走。现在不能走了，绝不能把名姓丢到这儿。给买卖家们找麻烦，恶霸赃官合到一起，他们通通作弊，不定害了多少百姓。吓得这些人这样。跟他打趟官司有什么？公堂上边看看，当地的官长是清官，官司跟他打两天，再办自己的事。如果是赃官，不把东京汴梁闹个地覆天翻，不把狗赃官打死几个，绝不罢休，也不能成名露脸于天下。”

山东儿说：“大家起来，人是我打死的，我上公堂打官司，到在公堂上就没你们事了吧？”啊！大家说：“那当然。”“可是，我得对你们要求个事，我有个条件，能答复便罢，不能答复，官司不打。”“是！您说什么条件？”“给我在这摆张桌子，摆上八个菜，来一坛子酒，你们得请客，这官司就打，不请客，这官司不打。”几个掌柜的说：

“慢说八个菜，八百个菜，您要十五桌，您说吧，说出来，我们就答复。”饭馆里大师傅，当时做了八个菜，搭出一张桌子，放在道儿当间儿。看热闹都在两旁瞧着。山东人喝他的酒，伙计给搬了一个板凳，搁到这儿。这山东儿跟没事儿人一样，转身形，脚蹬着凳子，打开坛子，咕咚咚倒了一大碗酒。端起大酒碗来，冲大伙一龇牙：“哥们儿，你们哪个不陪我喝呀？”大伙全摇头。山东儿笑了：“不敢陪我喝呀？没关系没关系，放心，官司与你们没事。”端起酒碗来，咕咚咚，山东儿一碗酒喝下去，又倒了一碗。掌柜的关心，上前亲自给斟酒说：